

安徽省傳統劇目彙編

泗州戲

(第七集)

羅鞋記 小金鎖

大割袍 雁門關

查金釵 割肉救母

安徽省文化局劇目研究室編

0524

內 不
部 准
資 翻
料 印

4

字 数：243,600 字

冊 数：500本

出版日期：1959年4月

PDG

72滿

罗鞋記

前記

“罗鞋記”又名“双富貴”“双拜堂”。

荆山怀远員外馬子义，寿誕之期，其婿刘双福，前往叩賀，馬嫌其貧穷，立逼写下退婚之书，馬女凤英痛惡其父之不仁，撕毀文书，并乔妝男子、私出府門、寻找刘双福。

双福离家，进京应试，状元及第。

丞相叶連方，有女金蓮，視若掌珠，为寻乘龙佳婿，故于西华街拋綵，不巧，綵球恰落在千里寻夫女扮男妝的馬凤英手中，英被簇拥入相府洞房花烛后，露出破綻，經問明家乡居住，乃被叶連方收留。

双福謁相，叶連方說明原委，送凤英、金蓮与双福拜堂成亲。

人物：

馬子义 (簡称馬)	馬 小 (簡称小)	馬凤英 (簡称英)
刘双福 (簡称刘)	史 吃 (簡称吃)	史 妻 (簡称妻)
叶連方 (簡称叶)	叶金蓮 (簡称金)	安 童 (簡称安)
丫 环 (簡称丫)	財 神 (簡称神)	土 地 (簡称土)
韦 陀 (簡称韦)	方八尺 (簡称方)	卖豆腐的 (簡称豆)
店 家 (簡称店)	(馬子义上)	

馬：(引)一块黄金印，天高白玉堂，
不讀書万卷，怎能伴君王。

(白)家住荆山怀远县人氏，姓馬号子义，今天本是老夫寿誕之

日，众家大人都来給我上寿，不如把家下馬小喚上，打扫客厅，馬小走上。（馬小上）

小：（白）見過老爺，令我那廂使用？

馬：（白）令你自有使用，前去打扫客厅，等着众家大人給我上寿。

小：（白）謝老爺。

（唱）又听老爺把話明，那有馬小听的清，施礼才把老爺謝，撒迈脚踪往外行。正往前走抬头看，前行来到大客厅，东山墙挂上两軸画，西山墙挂上两扇屏。八仙桌子放正位，四把交椅列西东，客厅拾得停体当，府門外边要看清。我今才把客厅离，府門不远面前迎，馬小流落府門口，单等来人把話明。（下）（刘双福上）

刘：（引）破衣烂衫不遮风，扯着西来漏着东，就起二老身亡死，万貫家財付东风。

（白）家住荆山怀远县人氏，姓刘名双福，父母双亡，流落义学館念书。耳听人讲，京中开考，有心进京赶考，身上分文无有，北門口岳父大人，今天本是寿誕之日，我不免到北門，一来是上寿二来借路費盘川，进京赶考。能得一官半职，也是祖上蔭德不枉苦讀一場，就是这般主意。北門走走。

（唱）落坐寒窑暗思情，想起前情叹后情。想起前情还好过，想起后情好伤心。二老爹娘去世早，万貫家財付东风。义学館里四书念，破瓦寒窑把身容，有心京中去赶考，身上沒有分文銅。此回不对旁处去，北門口前要看清，寒窑推坐土基坑，拿把茭蒿堵窑門。撒迈脚踪寒窑离，順走人行路紅尘，我今行走双阳道，讀書歌子上心中。念书人、苦用功，灯光下，念五經，那天不念更鼓定。念书只念噪子哑，写字只写二膀疼，二膀疼疼难招忍。等只等时来运轉，去烂衫好換大紅。一眼难看书中的貴，城門不远面前迎，将身才把城来进，順扑人行大街中。街东卖的紅綠

布，街西卖的萝卜葱，一眼难观大街景，府门不远看的清。我今来到府门口，马小赶口叫几声。

（白）门上有人吗？

小：（白）刘姑爷吗。

刘：（白）你家老爷可曾得坐。

小：（白）将将得坐。

刘：（白）对你老爷言讲刘姑爷来到这里给他上寿。

小：（白）我去给你禀报。（来到客厅）禀报老爷。

（马子义上）

马：（白）报何事？

小：（白）城南刘姑爷来给你上寿。

马：（白）你刘姑爷穿的怎样？

小：（白）穿的好。开花结子帽子，黄风裤子，打板阴阳鞋。

马：（白）礼物怎样？

小：（白）都是好礼物。

马：（白）将礼物搭进客厅。

小：（白）我去问问他去，（上门口）请刘姑爷。

刘：（白）怎么言讲。

小：（白）咱老爷问你礼物怎么样，要把你礼物打在客厅。

刘：（白）我也没有什么好礼物，干菜、壶酒四两、青椒面子。

小：（白）刘姑爷，你这礼物也不能见众家大人，给我马小吃吧。

刘：（白）给你，我拿什么去见高客呢？

小：（白）你给我吃我给你巧说一声。

小：（白）见过老爷。（下、复上。）

刘：（白）礼物呢？

小：（白）我去抬礼物，行走天井内院，老奶奶看见了，说：马小你抬的什么？我说：抬的刘姑爷礼物。咱老奶奶说：不要抬上客厅，抬到我堂楼上给我吃，我养闺女一回。礼物叫老奶奶要去了。

馬：（白）要去要去罷，馬小你家劉姑爺來，我是迎他？還是不迎他？

小：（白）劉姑爺也是你一門嬌客還是迎的好。

馬：（白）對你劉姑爺講，二門口一會。

小：（白）好。（出）劉姑老爺叫你二門口一會。

劉：（白）馬小退下。雙福抬頭看，打量自身體，頭上俊巾破，衣裳又爛襖，絲絛無有穗，鞋子沒有底。自知禮貌短，不敢把話提。唉呀！

（唱）雙福抬頭看，打量自身體，頭上俊巾破，衣裳又爛襖，絲挑無有穗，鞋子沒有底，自知禮貌短，不敢把話提。

小：（白）報老爺劉姑爺來了。

馬：（白）帶路。

（唱）又听馬小報一聲，那有老爺听的清，客厅推坐忙爬起，撇迈脚踪往前行，我今走出客厅外，二門不遠看的清。我向那邊觀睜看，來了一人這麼窮。頭戴一頂開花帽，身穿小袄一裹宗，黃風褲子不遮体，脚上穿雙破毛翁。觀罷一時糊塗了。馬小連連問几声。

（白）馬小你不說你家劉姑爺來了，現在那里？

小：（白）那二門口不是的嗎。

馬：（白）就是他嗎？

小：（白）就是的。

馬：（白）坏了。

（白）又听馬小說的話，那有子义听的清，无奈何來到二門口，小婿趕口叫几声。

（白）小婿來了。

劉：（白）岳父大人。

馬：（白）客厅叙話。

劉：（白）請。

馬：（白）請。

(唱)帶領小婿往前走，前行来到大客厅，小婿留在上房站，进前拉过椅交棕。进前拉过棕交椅，袍袖一擰放光明，翁婿情长不施礼，叫声小婿往上升。馬子义看坐請請請，

刘：(唱)那有双福看的清。我向外边觀睜看，岳父拉摆椅交棕，双福不辞方落坐，

馬：(唱)轉过老爷說一声。

(白)小婿你一双父母如何？

刘：(白)父母双亡，有劳岳父大人一問。

馬：(白)你一双父母双亡，那岳父我少去祭弔。

刘：(白)也怪学生少报。

小：(白)你俩不要客气，什么少弔少报，等咱老爷死了，刘姑爷不要来，就行了。

馬：(白)不要你說，小婿你在家还是耕？还是讀？

刘：(白)岳父大人，苦讀書、书能出玉。勤耕田、田能生金。一耕二讀三織紡、在义学館攻念四书。

馬：(白)小婿、京邦大考临近为何不去赶考赶試呢？

刘：(白)岳父大人，学生正有此意，身旁缺少路費盘川，来見岳父，借黄金百两，百两黄金，进京赶考，要得了一官半职，加倍奉还。

馬：(白)小婿你暫坐一时，我轉臉就回。

(旁白)你看你穷的，那样进京赶考，紗帽成堆、玉带成捆，可能打到你那个穷头上。

刘：(白)岳父請坐。

馬：(白)請，小婿你进京赶考，老父心里好象一块金磚搖搖摆摆无从落点。

刘：(白)我明白了。想必叫我搬你小姐过門，是也不是？

馬：(白)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小女交到十七大八了，你想想我家还有葬閨女的坟嗎？你备上黄金百两，百两黄金，将我小女儿搬娶过門，你再进京赶考，好是不好呢？

刘：（白）我現在身旁落泊，莫說是百兩黃金，就是二百大錢，我也拿不出呀。

馬：（白）哎：我在託你一头，你办上酒席百桌，把我小女搬取过門，我也就放心了。

刘：（白）莫說酒席百桌，就是四个碗菜，我也端不起嗎。

馬：（白）那是来耍賴的嗎。

刘：（白）我是人穷志短。

馬：（白）你赶考指望什么？

刘：（白）我指望文章口才。

馬：（白）我出一副对联你可能对上？

刘：（白）岳父大人，你愿出、学生愿对。

馬：（白）上写着一……。

刘：（白）一字不成名。

馬：（白）下贅个二退。

刘：（白）岳父大人，是田土之退，是驃馬之退？

馬：（白）你是卖地祖宗，我十八两大称不卖。我明挑給你。你現在进京赶考，留下退婚文約，要是得了一官半职两下还是好亲戚，要是不得中，我們屋店躲雨，两不相干！

刘：（白）想那时二家接亲何人做主？

馬：（白）是你一双父母。

刘：（白）現在我也不能做主，除非拿了歛筐到南湖里把我父母扒出来，他叫我退，我就退，他不叫我退，我就不能退！

馬：（白）人死还能复生嗎？

刘：（白）你这个老狗，結亲还能退亲嗎？

（唱）未从張口恶气生，罵声老狗不是人，象当年你家有来我家有，二下爱好接下亲。我一双父母身亡死，你逼得小生写退婚，逼我才把退婚写，留你閨女嫁好人。有心再罵三二句，恐怕耽誤大事情，刘双福迈步就要走。

馬：（唱）轉过老夫說一声。

(白) 馬小，姓刘的那人那去了？

小：(白) 走了。

馬：(白) 怎么来的，走了？大門插上，二門杠上，关上門，捉鸡也不过多得一时。我賜你一个鞭子，把他吊起来一天不写，打三頓。三天不写打九頓。要写就算了，要不写生生把他打死。

小：(白) 我能敢打他嗎？

馬：(白) 違官大不了职官。我叫你打的。

小：(白) 那要打死了呢？

馬：(白) 这个年头打死个把穷女婿，还算一回事嗎？

小：(白) 我就喜欢打辱人，(見刘) 姓刘的。

刘：(白) 你怎么喊我姓刘的？

小：(白) 我喊你什么？

刘：(白) 你叫我刘姑爷。

小：(白) 咱老爷叫我这样喊的。

刘：(白) 你老爷嫌穷爱富、你还能嫌穷爱富嗎？

小：(白) 刘姑爷，我当老爷面前不得不如此。老爷嫌穷爱富叫你写下退单，你写是不写呢？

刘：(白) 馬小、世上三不让人：田地不让人，老婆不让人，銀錢不让人，我是不写的。

小：(白) 姑爷你真糊涂呀，既然老爷嫌穷爱富，你要不写，他把你打死了怎么办呢？

刘：(白) 打死我也不写。

小：(白) 姑爷在荆山怀远县，我听讲你不数头等才子，也是二等才子，你写上退婚文約，大字里加小字，小字加草字，草草了事。你去进京赶考，不得官不讲了，要得一官半职回来，再爭亲告状也不迟。

刘：(白) 馬小姑爷正在昏迷之处，被你一句提醒，对他讲，我在学屋念书愿写了。

小：(白) 老爷。

馬：（白）他可愿意写嗎？

小：（白）你給我一个鞭子叫我打他，我說姓刘的，咱老爷叫你写退婚你写不写？他說：我不写。我說你不写，我要打你。他說你打死我，我也不写。我剛把鞭子举起来，打沒有三鞭子他說了，馬小爷你不要打我我写了。

馬：（白）这个穷小子、他也不敢不写，这里有桌凳、草紙单張，叫他在廊下写几笔潦蛋吧。

小：（白）姑爷，你在这廊下写吧。

刘：（白）我不能写。我在学堂讀書，喜的文章、爱的文章、廊下狂风野大吹乱我的文章。

小：（白）不知你怎么样才能写哩？

刘：（白）要我写不費难，叫你老爷四品黃堂让我坐下我才写呢。

小：（白）对对对、姑爷好好拿个架子，我也贊成你。（对馬）老爷！

馬：（白）他写嗎？

小：（白）他說不能写。他在学屋念书，喜的文章、爱的文章，廊下狂风野大怕吹乱了文章。

馬：（白）怎样他才能写呢？

小：（白）他要你四品黃堂他一坐、他才写呢。

馬：（白）我訖不成！

刘：（白）我写不成！

小：（白）你們不要吵，老爷你既然疼馬大姑娘，你就让他一坐何妨。

馬：（白）小、我那一座不能让他，你看他穷的那个样子，穷气冲我，他要把老爷熏穷了，怎么办呢？

小：（白）人穷了还有穷气，我有办法。弄一些破伞杆、买一点粘鬼沙，黑驢蹄、黑狗血、你不能熏嗎？一熏就熏跑了，实在要熏不好，把那張椅子不要了，你老不是疼閨女嗎？为馬大姑娘嘛。

馬：（白）小，人穷了哪有穷气。这些話我都是糟蹋他的，姓刘的，

我让你过了。

刘：（白）姓馬的我写的过了。

馬：（白）你怎么写的过了呢？

刘：（白）你怎么让的过了呢？

馬：（白）你还未进京，留下退单文約好比剝一支手給我，我怎让不过呢。

刘：（白）我进京去得中不得中两可之間，先对你四品黄堂一坐，你知我后来官取何位。

馬：（白）哎呀、这事又被他討便宜去了。（手指馬小）都是你出的坏点子。

小：（白）他也不过快活快活他的嘴，你老不是疼女儿的嗎。便宜让他沾一点，又有何妨。

馬：（白）快去叫他写吧，眼看天中午了，还想騙我一頓飯哪。（小見刘）

小：（白）姑爷你坐到写吧。

刘：（白）我还不能写呢。

小：（白）你怎么不能写呢？

刘：（白）沒有人替我磨墨。

小：（白）对、就是这样办的。（小見馬）老爷他还不能写呢！

馬：（白）他还怎么不能写呢？

小：（白）沒有人替他磨墨。

馬：（白）你問他在义学館何人替他磨墨？

小：（白）我去問他。（小見刘）刘姑爷咱老爷問你、你在义学堂念书何人給你磨墨？

刘：（白）在义学堂念书，大学长代着书童，他与我俩处的怪好，替我代磨的。（小見馬）

小：（白）老爷他在义学堂念书，大学长代的书童，他与大学长俩处的好，替他代磨的。

馬：（白）小，你对姓刘的讲，就說你替他磨墨（小見刘）

小：（白）刘姑爷、我在你身旁給你磨墨可好呢？
刘：（白）你嗎？
小：（白）嗯。
刘：（白）你好从一比——
小：（白）我比什么？
刘：（白）路旁两个小蚂蚱抓爪、你是草木之人、你磨墨不上紙、不要你磨。
小：（白）你可弄死我了（見馬）老爷，我被他弄死了，我觉我怪好的，我走里走外的，他把我弄的沒有人样，我說：刘姑爷我給你磨墨可好呢？他說：你嗎？說我好从一比，我說：比从何来？他說：路旁两个蚂蚱抓爪，我說怎讲？他說：我草木之人，磨墨不上紙。
馬：（白）你看你那穷酸，你可能抵我那家人。去問何人給他磨墨他才写呢。
小：（白）是。（見刘）何人研墨你才写呢？
刘：（白）要叫我写，非得你老爷磨墨我才写。
馬：（白）研不成！
刘：（白）我写不成！
小：（白）你們不要吵，老爷，我回头将水預备好，你站在跟前你那袖子又大，我站在你袖子后，給你代研就代过来了。
馬：（白）我就研的成了。
刘：（白）我就写的成了。
馬：（白）小輩、你临上街赶考写上文約退单象剥一支手給我。
刘：（白）我上京赶考得中不得中，能得四品黃堂站在我身旁，象个老家将一样。
馬：（白）小小呀，坏事都在你手里，我这被他討巧去了。
刘：（白）羊毛笔管看过，老狗研墨伺候。
（唱）羊毛笔管来拿过，硯凹池里蘸墨絨，小笔蘸的十分飽，来来往往紙上行。上写双福亲頓首，不拜岳爷馬大人，相当

年到有二老在，二家爱好結亲戚。就起二老身亡死，咱家日子漸漸平。我今身旁落了魄义学館里四书攻。来到这边来上寿，你今逼我写退婚。

小：（白）小姑爷想着写呀。

刘：（接白）一不要来二不要，三四不要馬千金。五不要来六不要，七八不要馬貴人。

小：（白）小姑爷想着写呀。

刘：（唱）写个九字当十字，十十还要馬千金。旁边稍带一行字，稍带小姐馬貴人，你今要有夫妻意，坐在高楼等三春。你今沒有夫妻意，梳梳油头嫁旁人，嫁給張家張大嫂，嫁給李家李妇人。嫁給挑葱和卖菜，强似双福受貧穷。刘双福写罢书札紙，劈面慣給馬大人，刘双福甩去退婚紙。

小：（唱）馬小拾起小退婚。

馬：（白）怎么弄个小退婚的？

小：（白）你家事我知，那时还有休老姑奶奶一个呢。

馬：（白）写出来了嗎？

小：（白）写出来了。

馬：（白）写出来拿給我看。

小：（白）老爷不要看，上头还有什么好言詞嗎。

馬：（白）小，拿上后边給你老奶奶收起，后来是我們的凭証呀。

小：（白）老奶奶，

內：（白）喊什么的？

小：（白）給你退婚紙收着。

內：（白）那个的？

小：（白）咱刘姑爷来給咱老爷上寿，逼着他留下退婚文約。

內：（白）咱孩子好了，明天說一个轎上来馬上去的。小，給他退婚銀十两，給他靴帽藍衫，罗鞋一双，这是他休女人賺的拿去吧。

小：（白）老爷拿来了。

馬：（白）拿來什麼？

小：（白）拿來退婚銀十兩，靴帽藍衫、羅鞋一雙。

馬：（白）拿給姓劉的那黃子、【注】叫他滾吧。

小：（白）劉姑爺這是你休女人東西、拿去。

劉：（白）小呀，十兩銀子我不要，給你家老爺，單等我京中趕考得中回來，告下伸冤大狀，留他買牢飯吃、這鞋是誰做的？

小：（白）是俺大姑娘做的。

劉：（白）這是我的人做的，我得留着、這小靴帽藍衫我不要了，拿給他！

小：（白）報老爺，姓劉的那黃子說了，給他十兩銀子不要了，說留給你買牢飯吃的。

馬：（白）給我買玉宴吃的。

小：（白）那一雙羅鞋，他說是他的人做的。

馬：（白）喲、光知說這句話嘍癩猴子【注一】爬在腳面上、不咬人可損【注二】人。

小：（白）靴帽藍衫他不要了。

馬：（白）他不要，我也不要了。你小：跑里跑外的，給你穿吧。

小：（白）多謝老爺。（旁白）這個死老头子、鞋帽藍衫給我穿，我來想點子、罵你兩句、老爺、你家幾個閨女？

馬：（白）老爺一生一世，就一個女兒。

小：（白）老爺命苦，連我命也苦，你要有十個八個，我不就好了嗎。

馬：（白）這孩子，你不是罵我的嗎。姓劉的那黃子走了嗎？

小：（白）未走。

馬：（白）快攆他滾！

【注】那黃子，罵人語，意思是那個東西。

【注一】癩猴子，即癩蛤蟆。

【注二】損人，意即討厭人，令人發嘔。

小：（白）刘姑爷这十两银子，叔当是我的，给你吧。留你进京赶考作路费盘川，鞋帽蓝衫，我也不要了给你吧。

刘：（白）爱财收下。对你家老爷言讲，临走我还要回言几句。

小：（白）老爷、刘姑爷临走还问你要面钱呢。

馬：（白）莫非要面言两句、叫他有什么話講吧！

小：（白）刘姑爷你有話講吧。

刘：（白）老狗好比厅前草，

馬：（白）天高不怕你云雾遮。

刘：（白）若还京邦能得中，

馬：（白）强龙不压地头蛇。

刘：（白）我罵老狗太不良，

馬：（白）养女不給你配花堂。

刘：（白）大风刮倒梧桐树，

馬：（白）不怕人前話短长。

刘：（白）話他娘的长！

馬：（白）話他奶奶长！小，快攆他滾蛋！

刘：（白）好恼呀！

（唱）未从張口惡气生，罵声老狗人一名，若还京中得了中，找着老狗賬算清。撒迈脚踪府門离，顧扑人行大街中，正往前走来的快，城門不远面前迎。將身走出城門外，順走当阳路紅尘。一奔城南走下去，（下）（丫环上）

丫：（唱）轉过丫环說一声。豌豆花、隔不开，婆家不取自己来，是样生活我不会，就会編耙打草鞋。公一双、婆一双，那人一双我一双，我請明公算算帳，不是五双是几双。

小：（白）丫头子、算算你的帳、你公一双、婆一双、那人一双、你一双、你这只四双吧、那来五双呢？

丫：（白）你沒看見嗎？山后狗咬、山前有人【注】。

小：（白）隔皮皮估貨。（下）

【注】意思是肚子里怀着小孩。

丫：（白）你去吧，丫环自叫丫环、老爷今天寿誕之日，刘姑爷来給上寿，老爷嫌貧爱富、逼人写下退婚文书、俺小姐还不知道哩，我上高楼报事去，高楼走走。

（唱）丫环到在廚房中，忽然想起大事情，这回不对旁处去，高楼一上观分明。款金蓮走出廚房外，順走十字內天井，丫环行走天井院，鸡鴨鵝圈越几层。正往前走来的快，来到小姐高楼中。手扶栏杆把楼上，見着姑娘把礼行。（馬凤英暗上）

（白）見過小姐。

英：（白）丫环不在廚房燒茶、来在高楼、为着何事？

丫：（白）来报喜的！

英：（白）大喜报給你老爷，小喜报給你老奶奶，小姑娘我有什么喜呀？

丫：（白）今天也不是老爷喜、也不是老奶奶喜、都是你自个的喜。

英：（白）什么喜？

丫：（白）今天是老爷寿誕之日、众家大人来給他老人家上寿，城南刘姑爷也来了。

英：（白）你家刘姑爷也来了嗎？小姑娘每天叫你报事，今天不叫你报事了。到廚房里、对張廚师讲、弄上七个盘子 八个大碗、端給你刘姑爷吃。

丫：（白）刘姑爷吃过了。

英：（白）吃的什么？样样报名。

丫：（白）吃团的、尖的、长的、短的、柔的、扁的。

英：（白）你說的什么，我不明白。

丫：（白）团的是拳头子，常的是巴槌子、短的是棒头子，柔的是皮鞭子，扁的是耳巴子。尖的是小刀子。俺家老爷嫌貧爱富，逼刘姑爷写下退婚文約，一家另娶，一家另嫁，房廂躲雨，两不相干。人不要你了！

英：（白）你說当真？

丫：（白）誰肯撒謊！

英：（白）不好了。

（唱）一听丫环說一声，气坏小姐馬凤英。用手一指高声罵，老狗連連罵几声，你今嫌貧来爱富，你叫女儿怎見人。死了吧，死了吧，还是死了为正經。但愿一死留名在，不愿偷生落罵名。哭哭啼啼去寻死，

丫：（唱）丫环抱着不放松：

（白）小姐哭哭啼啼，上那去的？

英：（白）寻死的。

丫：（白）小姑娘不要死，丫环还有一計。

英：（白）丫环有什么計？早說！

丫：（白）小姑娘你不如梳洗梳洗，跟俺到客厅，見咱老爷去，回来到客厅，就說爹爹在上，女儿礼到。老爷讲，家不叙常礼。老爷非說丫头呢？給你姑娘看坐。你就讲謝过爷爷一坐了。老爷說，女儿不在高楼描兰挑綉、来在客厅何事？你就講，启稟爹爹、女儿一陣不愁便罢，女儿一陣好愁呀。他非說女儿你是愁吃？你就說不愁吃。他要問、你还是愁喝？你說，不愁喝。一不愁吃、二不愁喝、你愁起何来呢？你說我愁那城南那刘門相公穷酸哪，跟着爹爹大門不出、二門不到，水来濕手，飯来張口。明天要过門，南湖菜一籃子，北湖柴一捆。滿湖里都是女儿小脚印子，在家都住高楼，他那都是土房子，我还不能沾土腥气？我还不能吃小秫秫面？我是愁的这个。他非說，孩子、你說話正称我心眼子、老父明給你說个馬上来轎上去的，这也是老父的荣光。你就讲，爹爹你要給我說馬上来轎上去，姓刘的就能罢了不成？他讲昨天那个穷酸来到俺家給老父上寿、他的礼物一把椒子面子、来給我追閣上寿，他身上无穿的，头上无戴的，我給他吊在馬棚、打了一頓。放下来，我逼他写退婚文約，俺这屋廂躲雨、两不相干。你